



人類的願望

愛爾莎·特麗奧萊著

艾茜斐理譯

人類的願望

[法]愛爾莎·特麗奧萊著

艾茵斐理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ELSA TRIOLET
LE CHEVAL ROUX
OU
LES INTENTIONS HUMAINES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3

人 類 的 願 望

(法)爱爾莎·特爾奧萊著
艾 茜 斐 理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502

开本 787×1092 耗 1/25 印張 17 19/25 字数 323,000

(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 10,500 册)

1957年10月新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定价 (6) 1.40元

我向你們推荐『人類的願望』

約里奧——居里

幾天之前，我在法國和平理事會的發言中，對於像氫彈那樣新式武器的令人恐怖的毀滅性威力，曾大聲疾呼地促起人們的注意。我們的地面經過原子爆炸後灼熱的氣體的掃蕩，和長年累月遭受致命的輻射中毒的那幅地獄景象，我無法用幾句話來表達我所有的感慨。可是我所要提出的問題是：『面臨這樣的危險，人們如何能無動於衷呢？所有的人類，哪怕只是由於單純的自衛本能，為什麼不聯合起來永遠驅除這些危險呢？』毫無疑問，壓在一切人們身上的可怕的威脅，人類是不會讓它完全成為事實的。

爲了使得世人產生良好的反應，我們必須克服無知和懷疑。那些懂得的、具有相當豐富想像力的人，應該不斷地正確地使這件事情（即，如果罪惡之手決心使用那些武器，世界會變成怎樣），深入人們的心裏。

愛爾莎·特麗奧萊——具有偉大才能和心胸的作家——在她的一方面，用她的著作戰爭或人類的願望完成了這個急迫的使命。

世界大戰的後果在細節上，顯然不會同愛爾莎·特麗奧萊所描繪的一樣吧？可是主要的並不在

此。我所知道的，所肯定的，就是人類將認識到的恐怖和破壞，其程度將同愛爾莎·特麗奧萊在書中所敘述的無分軒輊。

但我們還必須以這幅可怕的景象同和平世界激昂的情景相提並論，如果我們願意，和平的世界是唾手可得的。

愛爾莎·特麗奧萊用可靠的引證，在本書中提到了科學所能帶給人類的幸運的遠景和確證。科學工作者將感激愛爾莎·特麗奧萊着重指出了科學加惠人類的這一方面。

由於意識到科學應用的兩種態度，每個人將會更加有力的要求科學給人類帶來福利，並對那些把科學推向毀滅和死亡事業的人作鬥爭。

我竭誠推荐這部動人心絃並如此富於教育意義的書。這是一部同時為科學與和平服務的書。

（法蘭西文學報第四八七期——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

目次

我向你們推荐『人類的願望』（約里奧—居里）

前言.....三

一 聖·諾爾米埃.....一九

二 一座陸沉着的城市.....五〇

三 瑞士木筏，現代化舒適設備.....二二

四 在山巒高處所見到的景象.....二〇五

五 啓示錄上的魯濱遜們.....二二六

① 我還沒有寫過的

那本敘述過去的小說.....二〇四

② 大師，請奏音樂.....二二四

譯後記.....二二三

人類的願望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錄新約啓示錄第六章首段）

前言

我躺在一個熱烘烘的泥潭裏，半邊身子陷在泥漿中。我的胳膊、大腿、腦袋……都還存在，但渾身却赤裸着。我遍體爛肉，皮膚全沒有了。溫暖的泥漿粘住我身上的鱗傷，好像敷滿了藥膏和漿糊。透過一層燥熱的霧氣，我瞧見了一片光亮，也許那就是天空吧。我的腦子裏彷彿有些什麼東西在晃動着，那東西也像爛泥一樣粘糊糊的。這一切莫名其妙的境遇嚇得我魂靈兒出了竅。

這是我第一次和新世界的接觸。

我再度甦醒時，我瞧見一片天空和一顆明星。四周的空氣是那樣的寂靜，我顫動着嘴唇，可是沒有一點兒聲音。恐怖籠罩着一切，我覺得腦袋上的頭髮也在蠕動起來，於是我又和生命告別了一次。

後來——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我能夠抬起頭來看看四周了。我能夠慢慢地離去那泥潭了。現在那泥土乾透了，輕鬆鬆地彷彿一副石膏的模型，留下了我身體的輪廓，並且把我身上原來的肌膚也粘在上面。我渾身長着一層柔嫩發亮的新皮膚，跟被火炙傷過的傷痕那樣。我整個骨骼就包裹在這層肌膚裏，我能夠慢慢地站起來了。陽光照着我整個身子。

我的四周，全是小谷似的乾土和一種根部蔥綠尖頭發黑的蔓草，一直延展到天邊。我扭轉身子，發現我躺過的泥潭正在一處峻峭的斜坡邊上，坡下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在激動地流着。我從斜坡上走下來，俯臥在河邊，喝那河裏的水。

我嚼着青草，喝着河水。我睡得很久，也不覺得煩惱。在神志難得清醒的時候，我明白我是唯一的人。那時我面對着恐怖，痛苦萬分，非得了此殘生不可。可是怎麼辦呢？河裏有着水，可是這一點水怎麼也淹不死人。青草倒不少，可以編起一條繩子，祇是沒有可以掛繩子的樹幹。我不得不忍受那種無可忍受的苦痛。還是那逐漸增強着的痛苦解決了我的困難：它使我痛得昏了過去。

隨着體力的恢復，我又有了記憶，這彷彿是止痛劑消失後隨之而來的痛苦。從我的記憶裏，我不由得回到那時正在進行的戰爭、預兆着死亡的離別和監獄。人們在監獄的圍牆裏喘息、互相毆打、像瘋子一般的生活着。跟着，我又想起了我在礦裏的勞動，長年累月的黑夜，外國兵的槍托……有一天，不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當我在礦井底下的時候，發生了一場滔天大禍。

現在我孤另另的生活在這個非人的環境裏。魚兒出現得愈來愈多，人却看不見一個，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活着呢？

既然我不知道該怎樣去死，我就得設法活下去。我吃的那種青草也許有特殊的醫藥功效，也許對我起了醫藥功效的就是那河水，那魚兒，因為眼前我是站起來了，健全了。

我看見一種燈芯草。我把它織成了一件僵硬鬆脆的衣服。我東闖西蕩。當我走累了不能夠再走的

時候，我就躺在草地上，可是在斷黑以前我總得想法回到『家裏』。我的家在小河邊上，那兒的泥土中留着我身子的塑像，有被我踩踏過的青草，有我收藏魚兒的小窟。那兒，我可以辨識自己的嗓音，可以重新找到我自己的足跡，但是只等我一走遠，我就會對那些隱隱約約躲在荒草裏、地壁裏、空氣裏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害怕起來。

踩平了的青草，好像是一條開闢出來的小路引導着我回家。有時，我要在天黑以前趕回家裏，那我就得不停的走上好幾個鐘點；可是我只要想到自己還活着，還看到這世界上留有我活着的印證，就感到稱心。我吃得津津有味，睡得彷彿真的死去了一樣。

我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在哪兒，那情景我絲毫也記不起了。我明明是在礦井底下的，可是我又發現我自己在地面上了，究竟我在什麼地方啊？這些泥土打哪兒來的呢？莫非是一顆炸彈把礦井附近的湖水跟那犖翻過來的土地炸得混在一起了，這顆炸彈也許就是顆原子彈、氫彈、凝固汽油彈，也許是一顆危害性還沒確實知道的新型炸彈吧？可是我依舊活着。這真是不可思議，正好比從卡車上掉下來了一箱玻璃杯，其中有幾隻一點兒沒有砸碎，這種玻璃杯原本是跟人類的生命一樣脆弱啊。

我試圖順着小河走去。可是吃力不討好。坍下來的大石塊——打哪兒坍下來的呢？——不時攔住去路，使我走不過去，非兜大圈子不可，我白白的走啊走的，可是我眼前儘是那些坍下來的石塊，儘是長着同樣青草的、同樣一望無際的原野。

現在究竟是什麼季節啊？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裏，我什麼都不相信，不相信我自己，也不相信我的感覺。天氣很熱，氣溫像熱水汀一樣的不變。我每隔二十四小時就把一塊石子扔進一個洞子裏去：三十塊小石子等於一塊大的；或者三十一塊小的等於一塊大的。現在我已經扔進了兩塊大的和十四塊小的。

我在那兒就了下來。我策劃着。我得穿起衣服，往前走，也許我會走到什麼地方吧？編草愈來愈熟練了，我終於編成了一條裙子和一件外套；還編了一隻放魚兒的袋子。但我總是想出種種理由叫我自己不要離開那兒……天多麼的酷熱啊，而我又多麼的胆小啊。

暴風雨來了。我躺在洞裏，身上蓋着我美麗的長袍，我開始忍受風吹雨打，要是霹靂擊中了我……不過我一輩子也沒中過獎，這次頭獎也準不會有我的分兒。可是風暴雖然沒有結果我的性命，却驚醒了我堅強的意志：要是我死不了而又不願意活受罪，那我就該有些兒打算。一到冬天，難道我可以身上一絲不掛的在露天過活嗎？……這種恐懼迫使我趕早作起準備來。

我走着，走着，路上的景色幾乎是一模一樣，有時候我還以為在原来的地方躑躅。這樣走了十天工夫（袋裏有十塊小石子了），我決定渡過河去，背水而行，離開了那救我性命的河道。我斷然的採取了最壞的辦法，打定主意要使我自己和那痛苦萬分的生活同歸於盡。河水一直浸到了我的腰部，我把寶貴的裙子平衡地頂在頭上，渡過了河道。

可是，我的眼前，始終是那一模一樣的原野，乾巴巴的泥土跟綠油油的青草一路起伏着。我走啊

走的。我袋子裏的魚兒發臭了。我那堅硬得像牛角一般的脚底，在長得又高大又鋒利的草上蹂踏了好幾小時，早就被割得流出血來。我依舊不顧一切，走啊走的。像機器人一樣的走着。直走得我搖搖晃晃的栽了一個筋斗，腦袋向前摔了下去，把臉蛋兒埋在草裏。我不禁無意識地呻吟起來。幸虧比死亡更慈愛的睡眠，馬上把我從無法忍受的環境中拯救出來。

有人在撫摸着我。一個人在撫摸我。我重新覺得頭髮在我腦袋上蠕動起來。我想睜開眼睛……渾身的疲乏侵襲着我，可是眼睛終於睜了開來。不管怎樣，我盡力的使它們不再閉下去。儘管那個俯視我的人，他的臉快要擦着我的臉蛋：那是張沒有鼻子的臉龐，他那兩個嵌在一層又紅又亮皮膚上的窟窿，從深處投射出銳利而富有生氣的目光。……他的嘴巴也沒有了，只剩下一個闊闊的窟窿，窟窿四周是一圈青疤。他那光禿禿的腦袋上的繃緊着的皮膚，似乎就要在腦勺子和前額上撕裂開來，而眼睛窟窿四周的皮膚却滿是皺摺。

『活人？真的，是一個活人嗎？』

淚水從眼睛窟窿的深處淌出來，嗓音從嘴巴的窟窿裏響着。那是一種男性的，正常的，清楚的美國聲調。

『別害怕，』嗓音那樣正常的說，『既然咱們是一模一樣的。』

那時我並不懂得『咱們是一模一樣的』這句話的意義。那當兒，我只是極其遲鈍地，逐漸地明白了有一個男人跪在我面前，他穿着一身工裝，說着一口美國話，是個面目俱毀，臉龐被火燒灼過的

人。

『Are There (那兒)……還有其他的活人嗎?』我先不忙動，只是在腦海中尋找着我的英文

字。

那男人晃了晃他怪醜的腦袋。

『請你把手伸給我，』他說，『我要握一握人類的手，我要重新得到這種幸福。』

他向我伸過手來。那隻手包着一層亮光光的皮膚，跟我的那隻手一樣。我們這樣手握着手，讓人類的熱情通過這雙手來交流着。

『一個人也沒有了嗎?』我問他。

『咱們一塊兒去瞧吧。』

他微笑了，在紫膛膛圓帽形的窟窿裏露出了又整齊又健康的潔白牙齒。

『你攙住我的胳膊吧。』

他把我扶了起來。我的心撲通撲通的在跳，彷彿賽跑達到了終點時一樣。這顆生在每個人身上的小炸彈，很可能爲了另一個人而爆炸起來。那男子攙着我的胳膊，扶着我走。我感到浸沉在一種說不出的幸福裏：我在這世界上不再是孤苦無依了！要是人們真能夠懂得什麼叫做人間的孤單，那麼誰都不敢再引用這句『詩意』的詞句：孤另另的在世界上！我開始痛快地哭了，在一個同類的面前哭了起來。我們默默地走着。

『瞧，這就是我的飛機。』男人說。

我看見它了：它在那兒，展開着銀色的翼子，無止無休的蹲在原野上。可是，我馬上覺得渾身赤裸，再摸摸我的頭髮，還是一圈圈的，那是我費了好幾天工夫用手指給捲了起來的。

『我就叫亨利，』男人繼續說。『飛機失事的時候，我的一隻膝蓋骨脫了骺，可是飛機上什麼都沒有，連汽油都完啦。我的意思是說，只剩下一點點汽油了……至於我的膝蓋骨，我獨個兒把它弄上骺啦。』

他叫亨利。可是當世界上祇有兩個人的時候，姓名是沒有什麼用的了。你瞧，我在搞起邏輯來了。

儘管他有着燒壞的臉龐，我好像依舊聽見一個普通男人在說話，我聽他說到『獨個兒』這個字，彷彿當時他還有選擇『獨個兒』的自由，還有醫院開着，由他決定去否似的……『飛機上什麼都沒有，連汽油都完啦。』這話算是幽默嗎？這是浩劫前的幽默；在我們身上沒有生出這一層亮光光、紅噴噴的皮膚以前，有這種幽默。世界可以不再跟過去的一樣，也可能像我們那樣的長出新的皮膚來，可是我們始終會有着人類的記憶。人類的記憶啊……

我們由一架梯子爬進了銀色的機艙。裏面有着『現代化的設備』：皮椅子、地毯、小巧玲瓏的窗帘、鍍銀的……

『我什麼都修理過了，』亨利解釋說，『這樣還可以飛行一段時間。』
他給我一件工裝，並指給我盥洗的地方。就在那兒的鏡子裏我瞧到了我自己，我才恍然大悟到：『咱們是一模一樣的』這句話的意義。我的兩腿在我的身子底下癱瘓了，在昏迷之前，我只覺得晃晃

悠悠，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悲痛了，我對我自己說：『我完啦。』

亨利在我嘴巴窟窿裏灌了些燒酒。

『我把鏡子給砸碎啦，』他說。

我一動也不動的半躺在飛機裏的一張椅子上，就像我在世界末日後第一回躺在泥漿中甦醒過來時那樣，那時候，我也是直挺挺的躺着不能動彈。

『我把鏡子給砸碎啦，』亨利又說了一句，『誰也瞧不見咱們了。我，我可不是外人。即使是，眼前，咱們兩個也就是地球上所有的人了。』

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裏。在茫茫的世界和無窮的痛苦中，我不再是孤另另的了。痛苦。可是什麼都失去了意義。這些名辭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的眼前擺着一杯茶和一點兒糖。茶是熱騰騰的。人類的記憶啊……電氣、火柴。我一樁樁的數着……人類的記憶啊……

『我的汽油，祇能夠用來應付打火機，怎麼也不夠給飛機用的了，』亨利說。『我生活得像個傻瓜。傻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判斷他自己環境的人。當我在一個飛機場起飛的當兒，世界還是安然無恙，可是我却在一個天翻地覆的世界裏恢復了知覺。我那時並不知道世界變了。我以為準是自己出了岔子。我絞盡腦汁用羅盤、雷達、地圖跟無線電來找尋方向。可是什麼都不行。最簡單的還是把我脫了軌的膝蓋骨治好。接着我開始浪費汽油。我重新飛了起來，在一個蕩然無存，完全光禿禿的世界的

上空飛翔着……眼前，所剩的汽油也許祇夠三小時的飛行了。」

『那麼說，你還有可以使我們飛走的本錢啦，』我懷着瘋狂的希望說。

『你缺少好奇心，』亨利說，『我嗎，我倒要知道咱們在哪兒。』

『啊，當然……』我不願意跟他鬧彆扭。我的死亡，我永久的幸福不全操在他的手裏嗎？於是，我假惺惺地說：『我們可以起飛啦，如果我們只見原野上的荒烟蔓草，不看見旁的東西……那麼，要是汽油用完了……』

『咱們，什麼時候動身呢，女主人？』

我喝着熱騰騰的糖茶。人類的記憶啊……我的腦海裏浮起了屠格涅夫的一個故事：有一個貴婦人去找一個剛安葬好兒子的莊稼婦。她瞧見莊稼婦正站在桌子邊喝着湯。『你怎麼能夠喝得下呢，』這位夫人嚷了起來，『你不是剛安葬好你的兒子嗎！』——『你說叫我怎麼辦，』莊稼婦說，『我在湯裏已經放上了鹽啦。』鹽，多麼昂貴的商品啊……今天這杯茶，這點兒糖，要比那莊稼婦的鹽更可貴得多呢。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惜懂得太遲了點。我永遠沒法去對照那篇原文。可是話得說回來，現在，所有在我腦袋裏的東西全是屬於我的，誰也不會來向我爭奪這宗財產。

『請你讓我喝完了茶吧……』

我們的前面有着無限冗長的日子，喝完了茶，我們就利用這一點點的工夫聊天起來。

『我是打加利福尼亞○來的，』亨利開始說……他歇了歇，用他窟窿深處的兩顆眼珠直瞪瞪的瞅